

蔡松坡鳳仙戀

(三)

王培堯

閨中勃谿大打出手

蔡鏐(松坡)自結識小鳳仙，時常至雲吉班游，連一切公務，都擱置起來。袁氏左右，免不得通報老袁，袁世凱歎道：「松坡果樂此不倦，我也可高枕無憂，但恐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只借此過渡，瞞人耳目呢。」適長子克定在側，即向他囑咐道：「聞他與楊哲子(度)等日事微逐，你們若遇着了，不妨與他周旋，從旁窺察。此人智勇深沈，恐未必真爲我用，我却很覺擔憂呢。」克定唯唯從命。老袁又密遣得力偵探，隨着蔡鏐，每日行止，必向世凱報告。蔡鏐早已覺着，索性花天酒地，鬧個不休，並且與梁士詒商量，擬購一大廈，爲藏嬌計。湊巧前清某侍郎，賦閑已久，將挈眷返里，願將住屋出售，梁即代爲介紹，由蔡鏐出資購得。侍郎已去，蔡鏐即鳩工庀材，從事修葺，并索梁第的花園格式，作爲模範。日夜

監工，孳孳不倦，梁士詒密告老袁，老袁尙疑信參半，防閑仍然未懈，蔡鏐乃再設一法，與娘子軍商議密謀。不是前文蔡鏐提過離婚的話麼？蔡夫人吃醋一語，不過是梁士詒戲言，蔡鏐竟直認不諱，且說已準備離婚，其實蔡夫人並非妒婦，不過因爲蔡鏐寄情勾欄，勸他保身要緊，不應微逐花叢，蔡鏐佯爲不從，與妻反目，蔡夫人恰也不解，還是再三規勸。鏐越發負氣，簡直是要與她決裂。蔡夫人不敢違抗，只好向隅暗泣，自嗟薄命。一夕蔡鏐歸寓，已過半夜，僕役等統入睡鄉，只有夫人候着，他一進門，酒氣醺醺，令人難受。夫人忍耐不住，又婉語勸道：「酒色二字，最足戕身，幸君留意，毋過沈溺。」蔡鏐道：「你又來絮聒了，我明日決與你離婚。」夫人涕泣道：「你是何等樣人？乃屢言離婚麼？我雖愚昧，頗明大義，豈不知嫁夫隨夫，從一而終？況你尙沒有三妻四妾，我亦何必懷妒？不過因君體

欠強，當知爲國自愛，大丈夫應建功立業，留名後世，怎好到酒色場中，坐銷壯志呢。」蔡鏐聽了，不禁領首，隨即出室四瞻，已是寂靜得很，毫無聲息，乃入室閉戶，與夫人並坐，附耳密語，約莫有一兩刻鐘，夫人啞然失笑道：「我不會唱新劇，奈何教我裝腔？」蔡鏐道：「我知妳誠實，所以前次齟齬，不得不這般做作。現在事已急了，若非與妳明言，妳真要怪我薄倖。試想我蔡鏐辛苦半生，賴妳內助，得有今日，豈肯平白地將妳拋棄？不過妳一婦人，尙知爲國，我難道還不如妳麼？且醇酒婦人，無非爲了此着，還乞妳多多原諒！」夫人道：「至親莫若夫婦，你至今日，才自表明，你亦未免太小心了。古人云：『出家從夫』，我怎得不從君計？」蔡鏐起座，向夫人作了一揖，夫人道：「你又要做作了。」是夜枕席談心，格外親暱，彼此囑咐珍重，才入夢鄉。



袁世凱洪憲稱帝時，其御用報紙的大肆渲染，刊出其帝相、帝幣、「國璽」及「帝璽」。

翌早，蔡鐸起來，盥洗已畢，即乘車赴經界局，召集屬吏，商議派員分至各省，調查界線，草議就緒，略進早膳，復趕車至總統府，投刺求見，侍官答言總統未起，蔡鐸故意作懊喪，且語侍官道：「我有要事面陳，倘總統起來，即煩稟報，請立傳電話，召我到來。」侍官應諾，蔡鐸乃自去。既而老袁起牀，侍官自然照稟，老袁即命打電話，傳至蔡寓。忽得回報說：「蔡將軍與

夫人毆打，搗毀什物不少，一時不便進言，只好少緩須臾。」老袁聽到這消息，正在懷疑，可巧王揖唐朱啓鈴進謁，即與語道：「松坡簡直同小孩子一般，怎麼同女眷屢次吵鬧，你兩人可速往排解，問明情由。」王朱二人奉命，逕赴詣蔡宅，但見蔡鐸正握拳舒爪，切齒痛罵。蔡夫人披髮臥地，滿面淚痕，室中所陳品物，均已擲毀地上，破碎不全。他二人趨入，婉言勸解，蔡鐸尚怒氣未平，向着二人道：「我家簡直鬧得不像話了，二公休要見笑！試想八大衛衛中，名公鉅卿，足跡盈途。我不過忙裏偷閑，到雲吉班中，去了幾次。這個不賢的婦人，一天到晚，與我爭論，今日更用起武來，敲桌打凳，毀壞物件，真正可惡得很。我定要收拾這婆娘，方洩此恨。」說至此，尚欲進毆夫人。王朱二人，慌忙攔阻，且道：「夫妻鬥嘴，是尋常小事，為何鬥成這樣兒？松坡你也該忍耐些，就是尊夫人稍有煩言，好聽則聽，聽不過去，便假作癡聾便了，如何與婦女同樣見識？」隨語蔡寓婢媼道：「快扶起你太太來。」婢媼方走近攙扶，蔡夫人勉強起來，帶哭帶訴道：「兩位大人到此，與我做一證人，我隨了他已二十年，十分中總有幾分不錯，誰料他竟這般反臉無情？況我並不要什麼好吃，什麼好穿，不過因他沈溺勾欄，略略勸誡，他竟寵愛那個

粉頭，要將我活活打死，好教那恩愛佳人，進來享福，兩公試想，他應該不應該呢？」王揖唐忙搖手道：「蔡夫人，你亦少說兩句好罷。」蔡夫人道：「我已被他盡情痛毆，身上已受巨創，看來我在此地，總要被毆打死，不如令我回籍，放條生路。況他朝言離婚，暮言離婚，他是不顧臉面，我恰還要幾分廉恥，今日我便回去，免得做他眼中釘。」言罷，嗚咽不絕。王朱兩人，仔細審視，果見他面目青腫，且間有血痕，也代為歎息。一面令婢媼攙進蔡夫人，一面復勸解蔡鐸。蔡鐸只是搖頭，朱啓鈴道：「家庭瑣事，我輩本不便與聞，但既目睹此狀，也不應袖手旁觀。松坡！你既與尊閨失和，暫時不便同居，不如令他回去。但結髮夫妻，總要顧點舊情，瞻養費是萬不可少呢。」蔡鐸方道：「如公所言，怎敢不遵？這是便宜了這婆娘。」朱啓鈴還欲答言，只聽裏面復說道：「我今日就要回去哩。」蔡鐸憤憤道：「就是此刻，如何？」裏面復答應道：「此刻也是不難。」蔡鐸即從懷中取出鈔票數紙，交給一個僕人道：「你就送這潑婦去罷！這鈔票可作川資。」王揖唐道：「女眷出門，應有一番收拾，不比我們要走便走，你且聽他。袁總統召你進府，你快與我同去。」蔡鐸又故作懊喪道：「我爲了這潑婦，竟忘記此事了。」言畢，即偕二人出門，各自乘車，逕至總統府去了。蔡夫人乘這時候，草草整裝，帶了僕婦數名，出都南下。

搜宅一幕全盤經過

蔡錫到總統府，當由朱王二人，先行入報，并談及蔡寓情形。袁總統道：「我道他有幹練才，可參與國家大事，誰知他尚未能治家呢。」當下傳見蔡錫，蔡錫入謁後，老袁也不去問他家事，但說：「早晨進來，我還沒起，究竟爲什麼事件，須待商議？」蔡錫即以各省界畫，亟待派員調查，應請大總統簡派等情。老袁道：「我道是什麼大事，若爲了經界事件，你不妨擬定數員，由我過印，便好派去。」蔡錫乃應諾。老袁又覷一眼王朱二人道：「國民代表大會，究若何了？」朱啓鈴道：「近接各省來電，籌備選舉投票，已有端倪，不日當可成事了。」老袁又道：「近省當容易了事，遠省恐一時難了呢。」言訖，向蔡錫注視半晌，王揖唐已從旁窺着，便道：「省分最遠，莫如滇南。松坡在滇有年，且與唐任諸人，素稱莫逆，何勿致書一催，叫他們趕辦呢。」蔡錫便接着道：「正是，錫即去發一密電，催他便了。」

老袁道：「聞上海的亞細亞報館，屢有人拋擲炸彈，館中人役，有炸死的，有擊傷的，分明是亂黨橫行，擾害治安，實在要嚴行究辦，盡力拔除方好哩。」王揖唐道：「該報館內總主筆薛子奇，曾有急電拍來，該報於十月十日出版，次日晚間，即發生炸彈案，被炸斃命，共有三人，擊傷約四五人，虧得沒有重要人物。近日又發現二次炸彈，幸無傷害。該報館日夕加防，中外巡捕，佈崗如林，想從此可免他慮呢。」老袁又道：「上海各報，對於帝制問題，不知若何說法？」王

揖唐道：「聞各報也贊成帝制，並沒有甚麼異論呢。」老袁拈着鬚道：「人心如此，天命攸歸，亂黨其奈我何？」蔡錫聽不下去，便托言出外發電，先行辭退。朱王二人，又頌揚數語，隨即告辭。

蔡錫既出總統府，忙到電局中發一密電，拍致雲南督軍唐繼堯，及巡按任可澄兩人，文中說是：「帝制將成，速即籌備」，八字所寓的意思，是叫唐任籌備兵力，並不是籌備選舉，也沾着些雙關意味。只當時蔡錫發電，是奉袁氏命令，偵吏自然不去檢查，況只說「籌備」二字，語意含糊得很，就使被人察覺，也沒甚妨礙。自密電發出後，匆匆歸寓，特屬安人王伯羣，密詣雲南，叫他面達唐劉，速即備兵舉義，自己即日來滇，贊助獨立等語，伯羣去後，他稍稍放下了心，專意伺隙出都。

到了十一月中，袁世凱正在新華宮裏，忽見袁乃寬進來，乃寬與老袁同姓，向以叔姪相稱，至是遂悄聲低語道：「姪兒特來報告一件要事。」老袁聽不清楚，便厲聲道：「說大聲些，又有何妨？」乃寬向柔聲道：「各省籌辦投票，已統有覆電，惟命是從，獨滇省沒有確實覆電，聞蔡錫與唐任二人勾通，叫他反抗帝制，這事不可不防呢！」老袁道：「你有甚麼真憑實據？」乃寬道：「憑據還沒有查着。」老袁不禁失笑道：「糊塗東西，你既未得憑據，說他什麼！」乃寬囁嚅道：「他的寓所，應有證據藏着，何妨派人搜一搜哩。」老袁道：「若搜不出來，該怎樣區處？」乃寬道：「就是搜檢無着，難道一個蔡松坡

，便好向政府問罪嗎？」老袁被他一激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便着軍警去走一遭罷。」當下令乃寬傳達電話，向步軍統領及警察總廳兩處，立派得力軍警，往蔡寓搜查密件。

步軍統領江朝宗，及警察總廳長吳炳湘，那敢違慢，即選派幹練的弁目，會同兩方軍警，晝夜往搜。巧值蔡錫寄宿雲吉班，蔡寓中只留着僕役，開了敲門聲響，還道是蔡錫回來，雙扉一啓，即有兩個大頭目，執着指揮刀，率衆趨入，嚇得僕役等縮做一團，不曉得他甚麼來歷？但見大衆入門，並不曾問及主人，大踏步走近室內，專就那桌屜箱廚中，任意翻弄，那軍警執着火炬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忽到這處，忽到那處，目光灼灼，東張西顧，最注意的是片紙隻字，斷簡殘篇，約有兩三個小時，並不見有甚麼取出，只箱廚內有一小鳳仙攝影，及桌屜內幾張請客單，袖好了去，頓時一閃而出。

僕役等纔敢出頭，大家議論道：「京都裏面，大約沒有強盜。若是強盜來，何故把值錢的什物，并未劫去？這究竟是何等樣人？」有一個老人家人道：「你等瞎了眼珠，難道不看見來人衣服，上面都有着符號，一半是步軍一半是警察麼？」大家又說道：「我家大人，並沒有犯甚麼罪，爲何來此查抄？」老人家人道：「休得胡說，我來通報大人便了。」當下飛步出門，竟往雲吉班。適值蔡錫將寢，由老人家闖將進去。報稱禍事，蔡錫吃了一驚，急忙脫履起牀，問明情由。經老人家略略說明，纔把那心神安定，想了片刻，方道：「寓中有無東西，被他拿去？」老人家答言

沒有，只有一張照片，被他取去，想便是這裏的鳳，說到「鳳」字，已被蔡錫阻住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你去罷，不必大驚小怪，我俟明天就來。」老家人退出，小鳳仙忙問道：「爲了何事？」蔡錫微笑道：「想是有人說我的壞話，所以派人往搜。」小鳳仙着急道：「你寓內有無違禁文件？」松坡道：「你休就憂！我寓中只有幾張亞細亞報，餘外是沒有了。」小鳳仙道：「朋友往來的書信，難道也沒有麼？」蔡錫低聲道：「都付丙了。」小鳳仙道：「你的家人，曾說將照片取去，莫非就是我的攝影？」蔡錫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如果取了去，我倒爲你賀喜，此番要選入皇宮，去做花元春第二呢。」小鳳仙啞了一聲，隨即就寢，蔡錫也安睡了。

驪歌三唱不作離筵

到了次日，起身回寓，看那桌屨箱廚中，翻得不成樣兒，仔細檢點，除小鳳仙的小影外，却没有另物失去，他正想赴軍警衙門，與他理論，恰值內務總長朱啓鈞，着人邀請，遂乘車直至內務部。朱啓鈞慌忙出迎，彼此同入內廳，寒暄數語，便說起昨夜搜檢的事情，實係忙中弄錯，現大總統已詰責江吳二人，并央自己代爲道歉。蔡錫冷笑道：「難得大總統厚恩。惟錫性情粗莽，生平沒有秘密舉動，還乞諸公原諒！」朱啓鈞又勸慰了數語，並將小鳳仙的照片，取還蔡錫，便道：「這個姑娘兒，面目頗很秀雅，怪不得坡翁見賞。」蔡錫道：「這乃是錫的壞處，不自檢束，有玷官箴，應該受懲戒處分的。」朱啓鈞笑道：

「現在已成了習慣，若爲了此事，應受懲戒，恐內外幾千百個官吏，都應該懲戒哩。」說畢，又閑談了一會，蔡錫隨即告辭。後來探聽得搜檢事情，實是袁乃寬進讒，并與小鳳仙有些關係。原來小鳳仙經松坡賞識，名盛一時，袁乃寬亦思染鼎，三往不見，遂憤憤道：「這位婆娘，不中抬舉，你道蔡松坡年少多才，那知他是個亂黨呢。」當下越氣，竟至袁氏前攻訐，不意落了個空，反被老袁訓斥一頓。蔡錫自經此搜查，極思擺脫樊籠，遂往與小鳳仙密商。小鳳仙正坐在臥室，手中執着一書，靜心閱讀，俟蔡錫入房，纔把書放下，立起身來，問及搜檢事情，蔡錫略述一遍，隨從案上取書一瞧，乃是一本意大利建國三傑傳，便問小鳳仙道：「此書的內容，你道可好麼？」小鳳仙道：「好得很，好得很，非是文不足傳是人。」蔡錫道：「作書的人，便是前司法總長梁任公。」小鳳仙道：「我也曉得他，可惜我不能一見。」蔡錫道：「他是我的老師哩。」小鳳仙不禁大喜道：「他現在那裏？既與你是師生，求你介紹，讓我見一見。」蔡錫道：「我師前日，曾到天津，畀我一書，說我若往津門，應該過去敘談一切。」小鳳仙道：「那是好極的了，我明日便同你去。」蔡錫聽了，心想：與他說明行徑，轉恐洩洩機關，有礙行動，不如到了天津，再說未遲。隨即接口道：「我就同你去罷！但我師正反對帝制，明日往訪，却不宜外人知道呢。」小鳳仙點首稱是。是晚蔡錫回寓，略略收拾，也不與家人說明，仍往雲吉班住宿。

次日午前，竟僱着一輛汽車，先給車資，去了。挈小鳳仙上車同坐，招搖過市。故意令人共睹。行至前門外面，望見一所京菜館，便與小鳳仙下車，至館中午餐。餐畢，兩人出門，不再上汽車，竟自向市中買些食物，緩步兒行至車站。可巧車站中正當買票，蔡錫竟挨入人叢，買了兩張票子，偕小鳳仙趨出月臺，直登京津火車。纔經片刻，汽笛一響，車輪齊動，竟似飛的去了。

那時雖有偵探在旁，但是奉令密查，不便出來攔阻，只好眼睜睜的由他自去，轉身去報袁總統。老袁確是利害，復遣密探到津，監伺蔡錫行動。蔡錫到津後，往訪梁任公，已是南去，乃投宿某旅社，夜間與小鳳仙說明行蹤，擬即乘此南下。小鳳仙對着蔡錫，沈沈的望了一會，不覺的情腸陡轉，眼眶生紅。半晌纔說道：「我與你擬同生死，你去，我便隨你同行。」蔡錫說：「我是要去督兵打仗的。」小鳳仙忙接口道：「你道我是個弱女兒，不能隨你殺賊麼？」蔡錫道：「你雖有壯志，但此行頗險，若與你同行，不但於你無益，并且與我有害；不但與我有害，且阻礙共和前途，你何必貪愛虛名，致受實禍？」小鳳仙忍不住淚，帶哭帶語道：「依這般說，簡直是把我撇棄嗎？」蔡錫道：「你何必自苦，他日戰勝回來，聚首的日子正長哩。奈何作此失意語呢？」小鳳仙復道：「我雖是個女子，也知愛國，怎忍令英雄志士，溺迹牀幃？但此去須要保重，免我遠念。想你即日就要動身，我便借此客館中，備個小酌，與你餞別罷。」說着，即呼館傭入內，令叫幾樣可口的菜肴，及佳釀一壺，傭夫遵囑，須臾即送入酒肴，由兩人對飲起來。絮絮

言情，語重心重，到了酒酣耳熱的時候，小鳳仙復道：「本擬爲君唱歌餞行，但恐耳目甚近，不便明歌，你可有紙筆帶來嗎？」蔡鏐說一個「有」字，即從袋中取出鉛筆，及日記簿一本，遞與小鳳仙。小鳳仙即舒開鐵腕，握筆書詞，詞云：

(柳搖金)驪歌一曲開瓊宴，且將之子餞。你倡義心堅，不辭冒險，濁着一杯勸，料着你食難下咽。你莫認作離筵，是我兩人紀念。

(帝子花)燕婉情你休留戀！我這裏百年預約來生券，你切莫一縷情絲兩地牽。化作地下並頭蓮，再了生前願。

(學士巾)你須計出萬全，力把渠魁殄，休說你自愧生前，就是儂也羞見先生面，要相見，到黃泉。

金蟬脫壳買棹東渡

小鳳仙寫着，蔡鏐是目不轉睛的，瞧他寫下。口中接連讚美，看到末兩闕，連自己也眼紅起來，及至寫完，見紙上已溼透淚痕，小鳳仙尙粉頸低垂，沈沈不語，好一歇方抬起頭來，看他已似淚人兒一般，勉強說道：「班門弄斧，幸勿見笑。」蔡鏐此時，也不覺心如芒刺，一面搗了手巾，替小鳳仙拭淚，一面與語道：「字字沈痛，語語迴環，不意卿却具此捷才，真不枉我蔡松坡結識一場呢。」小鳳仙道：「我已早知有今日了。這數闕俚詞，預備已久，將來廣續了去，爲君譜一傳奇，倒也是一番佳話。但自愧才疏，有志未逮，俟君成功後，同續何如？」蔡鏐道：「好極，但

我意須較爲雄壯，莫再頹唐。」小鳳仙接着道：「英雄語自然不同。我輩兒女子，筆底下要想沈壯，也覺爲難呢。」蔡鏐道：「你第一闕也雄壯得很；第二三闕前半俱佳，後半結語，似嫌蕭颯，難道你我竟無相見期麼？」小鳳仙道：「功名立，偕老林泉，這是我的夙願，誠能得此那就是莫大的幸福了。」說着時，外面的報時鐘，已接連敲了三下。蔡鏐驚道：「夜已深了，快收拾睡罷。」將殘肴冷酒，搬過一邊，隨即睡下。

越宿起來，盥洗纔畢，但見窗櫺外面，已有前人來探望，至開門出去，那探望的人，都揚長走了。蔡鏐悄語小鳳仙道：「偵探又來了。」小鳳仙道：「這却如何是好？」蔡鏐道：「不要緊，我自有計。」當下吃過點心，就取出紙筆，揮就一篇因病請假的呈文，用函固封，竟向郵局寄往京城。他本有失眠喉痛諸症，索性借此機會，就日本醫院醫治，除每日赴院一次外，仍挾小鳳仙作汗漫游。各偵探往來暗伺，了無他異，惟向監伺左右，不肯放鬆。蔡鏐佯作不知，背地裏却與小鳳仙謀定，實行那金蟬脫壳的妙計。一夕，與小鳳仙對坐，狂飲室中，議論風生，津津有味。俄而有拍案聲，痛罵聲，遠達戶外。各偵探忙去竊聽，前一套說話，是評論花叢，後一套說話，是冒及正室。忽喜忽怒，彷彿是醉後胡言。未幾竟叫腹痛起來，連呼如廁。偵探疾忙避開，他即出室，令館傭前導，一手摳衣，一手捧腹，向廁所去了。偵探未及尾隨，並以廁所中無關機密，自然散去。

翌晨往視，還是戶扇深闔，高臥未起，遲至

午刻，方覺有人走動，重複竊窺，只見小鳳仙起牀，雲鬢蓬鬆，尙未梳沐。待午餐已過，又約有一兩小時，小鳳仙整妝出門，攜了皮包，掩戶自去。到了晚間，亦並未回去，次日也不見返寓，各偵探往問帳房。帳房亦沒有知曉，大家動了疑心，啓戶入視，什物已空，只桌上留着一函，由司賬展開一閱，乃是鈔票數張，并附有一條，謂作房飯代價，頓時面面相覷，莫明其妙。司賬人雖然驚詫，但教錢財到手，倒也不遑細究。惟各偵探奉命前來，急得甚麼似的，忙至車站探問，好容易查得小鳳仙消息，已於昨晚返京，獨蔡鏐不知去向。

這蔡松坡，究竟到那裏去了？原來他知偵探隨着，萬難南行，計惟東渡扶桑，迂道至瀛，方可脫身。當日探得日本郵船，名叫山東丸，乘夜出口，遂借着腹痛爲名，就廁後覆揮退館傭，即覷人不備，逸出後門，孤身赴港，登舟買票，竟往日本。真個是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安穩穩的到了東瀛。其身雖安，其心甚苦。復續上呈文，電達京中。那時前呈已邀批發，給假兩月。至續呈到京，老袁未免一急，但表面上不好指斥，只好批令調治就愈，早日回國，用副倚任等語，過了數天，又接到蔡鏐手書，略云：

趨侍鈞座，閱年有餘，荷蒙優待，銘感次骨。茲者帝制發生，某本擬涓埃圖報，何期家庭變起，鬱結憂慮，致有喉痛失眠之症。欲請假赴日就醫，恐公不我許，故微行至津東渡。且某之此行，非僅爲已病計，實亦爲公之帝制前途，謀萬全之策。蓋全國士夫

，翕然知共和政體，不適用於今茲時代，固矣。惟海外僑民，不諳祖國國情，保無不挾反對之心，某今赴日，當為公設法而開導之，以鉗執議公者之口。倘有所聞見，鑄將申函鈞座，敷陳一切，伏乞鈞鑒。

老袁看畢，忍不住氣憤道：「瞞著了我，潛往東洋，還要來調侃我，真正可恨！我想你這兒子，原是刁狡極了，但要逃出老夫手中，恐還是不容易哩。」乃一面電給駐日公使陸宗輿，叫他就近稽查，隨時報告，一面密派心腹爪牙，召入與語道：「我看蔡鑄東渡，託言赴日就醫，其實將迂道赴滇，召集舊部，與我相抗，你等可潛往蒙自，留心邀截，他從海道到滇，非經蒙自不可，刺殺了他，免貽後患。」遂厚給川資，遣他們去了。

是時楊度阮忠樞等，聞小鳳仙返京，即去探訪詳問蔡鑄病況，及歸國時期。小鳳仙却淡淡答道：「蔡老赴日養病，早一日好，早一日歸國，並沒有定期間。」阮忠樞道：「聞你曾同赴天津，為何不偕往日本？」小鳳仙道：「他的結髮妻子，還要把他遣歸，何況是我呢？」阮忠樞無詞可答，遂與楊度同歸，轉報老袁，老袁道：「同去不同來，分明是有別意，但我已擺佈好了，由他去罷。」

老師授以錦囊妙計

摘錄下這一大段蔡東藩的早年之作，再加評註。首先，蔡文所記小鳳仙的籍貫不對，這是小

疵。第二，則蔡松坡寄情風月，設計從袁世凱嚴密監視之下從容攜眷出走，其間過程和蔡文略有參差，需加補充訂正。第三，搜宅一幕，主使人是袁克定而非袁世凱，出面的是雷震春而非江朝宗，箇中還另有一段隱情，事後又別起一番交涉。茲且一一補記，俾中外讀者兩相對照，便不難獲知當年的真情實況。

——蔡松坡從天津回到北京，搖身一變，成為帝制的熱心贊助者之一，袁世凱非常高興，認為這是高官厚爵，籠絡羈縻，果然收到了奇效。因此，袁家班上上下下，無不將他當做自己人看待，當他們風聞梁啟超在天津將有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一文公開發表，予老袁以當頭棒喝。袁世凱便命蔡松坡拿了二十萬元的支票，上天津訪梁，請他打消原定計劃，拿錢出洋，莫再過問北京城裏的洪憲稱帝，連台好戲。蔡松坡是走了一趟天津，但他却跟梁啟超另有密議，身攜巨額支票「辱命」而還。他向老袁報告，梁啟超其志已決，不是身為學生的他所能說服得了的。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，果然如期發表，在國內外掀起了軒然大波，猛一下子揭穿了袁世凱的梟雄面目，對於京中擁立勸進，熱烈籌備者，無異兜頭潑了一盆涼水。梁啟超為了不使蔡松坡為難，表示他確已「懇切」的勸過自己，使蔡松坡好在袁世凱、楊度跟前交差，特地寫封信給老袁，中有語云：

「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新紀元，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過去舊奸雄之結局。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，不願中國之

歷數，隨我大總統而共斬。」

當時，楊度曾經抱怨蔡松坡，身懷巨款，鐵羽而歸，不曾有效阻止梁啟超發表那篇長文章。蔡松坡只好報之以苦笑的答案：

「人各有志，焉能相強？」

他又將楊度的抱怨，和自己的「尷尬」，寫信報告乃師梁啟超，言下之意，帶點「牢騷」。梁啟超獲信，便再演師生早已有所默契的雙簧，他直接致函楊度，十分瀟灑的言道：

「公誼不妨私交。」

蔡松坡受袁世凱之囑，跑這一趟天津，倘若他果然阻止梁啟超的文章發表，那他當然是給袁世凱及其洪憲新貴立了大功。無法阻止而坦然回京覆命，更適足以證明他對老袁的「忠心耿耿，一味跟進」。因此，由於師生二人的雙簧戲做著實佳妙，袁世凱和他的洪憲新貴，便益發被梁蔡瞞得踏踏實實的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老袁對蔡松坡的監視，遂而漸漸的鬆弛，更談不上對蔡松坡起任何懷疑。所以，當袁世凱的寵倖，以倖自居的袁乃寬告密，引起袁世凱下令搜查蔡宅，這個說法確是想當然耳，說什麼也不能夠站得住腳的。

正因為袁世凱和洪憲新貴們對蔡松坡鬆弛了戒備，蔡松坡自己也整天和那般洪憲新貴們混在一起，方使他能够在北京城裏，老袁身傍，仍然暗中的和西南當局秘密連絡，部署護國討袁的反帝制之戰。四年十月，洪憲稱帝的鑼鼓已經敲得震天價響，北京、上海等地，紛紛的組織了請願團，請袁世凱速正大位，無負「兆民囑望」，籌

安會，商會、教育界、女界、社政會請願團之外，連北京的乞丐，人力車伕也湊起了熱鬧，組團請願，捧捧老袁。北平妓院，八大胡同，自大清覆亡，民國鼎革以後，原已一落千丈，門巷冷落，直到洪憲事起，由袁克定以次一般帝制顯要胡天胡帝，流連花叢，這才有了急管繁絃，生涯鼎盛的興旺氣象。因此，真心擁袁的倒是那些生張熟魏，送往迎來的堂子姑娘。從而就鬧出了大笑話，由袁克定的相好花元春領「銜」，北京的妓界，居然也上了一份請願書，恭請老袁登基。

窘煞了太子與伶王

民國四年十月，袁世凱正本清源，雙管齊下，排除他洪憲稱帝的大障礙，一面下令停止雙十節國慶一切紀念慶祝宴會，悍然表示中華民國已不復存在，一面派五路財神梁士詒，步軍統領江朝宗為專使，一文一武，一個紅臉一個白臉，上清宮要求廢帝溥儀取銷帝號，做袁世凱的臣民，以免「天有二日，民有二主」。當時隆裕太后已薨，溥儀也祇十二歲，清宮內由瑾太妃、瑜太妃主持，外以世續，載豐當家，梁江二人和世續一談，世續難免要提起「年四百萬兩銀子的優待問題」。惱了江朝宗，當場就要飽世續以老拳，於是又由梁士詒出面勸和，方始解決了此一問題，雙雙回去向老袁覆命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蔡松坡的家庭糾紛擴大，其實這又是他們母子、夫妻之間演給外人看的雙簧戲。元配夫人劉俠貞阻止蔡松坡天天眠花宿柳，在小鳳仙的香閨沉迷留連，蔡松坡「不甘示弱」

，公然宣稱他要娶小鳳仙回家裏來。於是劉氏夫人越發大哭大鬧，她口口聲聲的提出抗議：「你果真如此，那麼，我讓她好了，我馬上就回南邊去！」

言次，果真收拾行李要走。劉氏夫人「不惜」與所夫決裂，蔡老太太便開始「站到兒媳婦的那一邊」。她推說嚴冬將屆，北京太冷，老年人喫它不消，也要跟着媳婦回南。蔡松坡的反應是「無可奈何」，於是，太夫人和刘夫人首先雙雙逃出虎口。

頭一批家眷先走，蔡錫跟西南建立了聯絡，跟棉花胡同蔡宅十月十四日被搜，這三件事湊在一起，純粹是巧合，其中並無可資聯貫的線索，但却很容易被人聯想在一起。十月初，西南要人戴戡、王伯羣雙雙晉京。戴戡原名戴桂齡，字循若，貴州人，曾赴日本習手工業，在河南法政學校當過總辦，後來到雲南獲識唐繼堯，民元唐繼堯督黔，戴任都督府參贊，黔中觀察使，二年六月陞任民政長，巡按使，四年奉袁世凱之召，十月入京，担任參政。王伯羣籍隸貴州興義，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生，日本中央大學政經系畢業，曾主持上海大共和報，民五討袁之役為川黔代表，其後曾任大夏大學校長，交通部長，貴州省長及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，執行委員。他們兩人到北京後，戴戡留下，與蔡松坡不時密商，王伯羣則身攜蔡松坡的密函，迅即南下直入雲南，代蔡松坡和唐繼堯切取連絡。行前，他和戴戡、陳啓銘等特地穿上大禮服合攝一影，並在照片正面題上：

「不成功，即成仁！」

凡此，對於袁世凱及其洪憲新貴來說，都是一無所知，渾然不覺的。

十月十四日蔡松坡在北京的棉花胡同被軍警搜查，完全是偶然事件。而且是洪憲太子袁克定在柏林墮馬受傷，腦震盪後，神經不正常，一時過於衝動所致。起因是這一天蔡松坡照例到新華宮為袁克定授課，他一脚踏進書房，就看見袁克定正樓着兩個像姑紅伶，梅蘭芳和王蕙芳，正在白晝嫖娼，動作之下流，簡直不堪入目。梅蘭芳和王蕙芳一見蔡松坡到，羞得無地自容，拾起中衣就跑。蔡松坡不由得也動了怒，他便板下臉來，很教訓了袁克定幾句，命他以為舉止要放尊重些，免得貽人口實，說他如何如何的放恣失德。幾句重話說過了以後，蔡松坡氣沖沖的，扭頭就走。

住宅被搜有段內幕

袁克定當年三十一歲，他只比蔡松坡小三歲而已，何況他當時早以東宮太子自居，目空四海，目高於頂，連馮國璋、段祺瑞、陳宦向他行跪拜禮，他都大喇喇的坐而受之，他的倨傲侮慢已使北洋武將離心離德，不惜誓死反對帝制，以免將來大爺接位日子不好過。蔡松坡誠然是他的老師，但是年齒相若，論地位雙方又差得太遠。學生錯不該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男妓相狎，可是做老師的「迷戀」小鳳仙，不是把老母親和太太都氣走了嗎？何況平時大夥兒一齊逛胡同，打茶圍，老師又幾曾正經八百，道貌岸然了來？袁克定從而老羞成怒，一則嗔怪蔡松坡不該敗人「好事

(三)戀仙鳳坡松蔡

「，打斷了他的興，二來「大爺」平生沒受過誰的當面教訓。他這一氣之下，便「氣令智昏」，把往先的籠絡羈縻功夫一概付之東流，他撥一個電話給老袁手下的特工頭兒，軍警執法處處長，北平城裏恐怖魔王，他的親家雷震春。

雷震春得令，當然不敢怠慢，於是，十月十四日之夜，當蔡松坡正在雲吉班裏和小鳳仙卿卿我我，他的棉花胡同住宅便被大隊軍警破門而入，聲勢洶洶，如狼如虎的加以搜查。

第二天早晨蔡松坡回寓，聽說了昨夜有此驚人的一幕，他再也想不到這新華宮裏和他公然翻臉的先兆，居然出之於袁克定的洩憤報復，總以為自己的祕密已被老袁偵破，因而他登時便有悚慄自危之感。可是爲了表示自己理直氣壯，他還不得不掛電話給雷震春嚴詞質問，請予查辦。雷震春任務已了，也覺得犯不上再給蔡松坡難堪，免得他到老袁跟前出去兜出來告一狀，他極口道歉，並且聲聲的說這是誤會，後來他還煞有介事的在十七日便槍斃了一名「冒充軍警，企圖搶劫」的吳寶鑑。

洪憲帝制終告失敗，袁世凱羞憤致卒，在洪憲新貴的說法有兩大因素，一是蔡松坡雲南起義，護國討袁，一是北洋舊人，以段祺瑞爲首在猛抽袁世凱的後腿。此所以，往後袁克定隱居津門，韜光養晦，他的二妹夫薛觀瀾，還曾跟他開過玩笑，說是：

「大哥，你當年應該專攻一門心理學，那您的好朋友蔡松坡，跟您的勁敵段芝泉（祺瑞），他們豈不無所施其技了嗎？」

袁克定明知他是挖苦自己對付蔡松坡過於莽撞，他只好苦笑不答。

南鵬北花緣成一夢

住宅被搜，蔡松坡認爲自己應該從速脫離虎口，否則就要遭老袁的毒手。他不曾想到老袁果若對他起疑，以他的老奸巨猾，心黑手辣，決不會施出這種打草驚蛇的笨拙手段，老袁也無從想像蔡松坡會薄太子太師，陸軍總長而不爲，只求爲國民爭人格。十一月初，蔡松坡託病赴津，住進日本共和醫院，十一月底袁世凱因爲登基在即，派人赴津探疾，請他早早回去。蔡松坡居然就當天出院，返京銷假，使袁世凱私衷頗慰。十二月一日蔡松坡攜小鳳仙漫遊街頭，臨近前門車站，轉了個彎，神不知鬼不覺的登上一列三等車。

蔡松坡歸而復去，確使袁世凱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，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？他派蔣百里（方震）到天津探問究竟。蔡松坡却請蔣百里帶一張醫師診斷書給老袁，證明他確實有病。同日，他便派人護送他的如夫人潘氏，和長子蔡崑離津赴港。然後，他再到梁啓超的津寓師生活別。十二月二日晚上，他便穿上和服，用日本姓名搭乘山東丸客輪直駛日本，在船上他給朋友寫了一封信，在信上說：

「……以菩薩心腸，行霹靂手段，吾人今日處茲亂世，認定一事於道德良心均無悖逆，則應放胆做去，無所顧怯，所謂既要仁慈，又要痛快也。」

由日本轉港入滇，起義護國，北上討袁。蔡

松坡終於成爲了護國軍神，舉世聞名的英雄人物，然而大功告成，他的喉疾已成不治之症，終於病逝日本福岡醫院。曾有好事的文人，代留在故都的小鳳仙，作了兩副膾炙人口的輓聯。

其一：

不幸周郎竟短命，
早知李靖是英雄。

其二：

萬里南天鵬翼，直上扶搖，那堪憂患餘生，萍水姻緣成一夢；

幾年北地胭脂，自悲淪落，贏得英雄知己，桃花顏色亦千秋。

然而實際上小鳳仙却因爲蔡松坡的一度垂青而豔名大噪，成了京師名妓。湖南人隆世儲在廣東當到了高雷鎮守使，晉升中將，獲二等文虎章，特地晉京覲見黎大總統黎元洪，他便特地央人介紹小鳳仙，盡力報效，兩情繾綣。據小鳳仙說：隆將軍在她身上所花的錢，在蔡將軍的十倍以上。隆世儲自己則到處逢人就誇耀，以小鳳仙和他也有過萍水緣，使他能爲松坡將軍的同靴弟兄而備感榮寵。蔡松坡死後光顧小鳳仙的，大都出於這一種心理。祇是，隆世儲從北京回到廣東，旋不久便陣亡。原介紹人將此消息知會小鳳仙時，伊人却置之淡然，無動於衷，可見她和隆世儲是祇有緣而並無情可言。